

三怡堂叢書

天根文鈔

三五

三松軒書畫大觀

卷一

天根文鈔卷三

封邱何家琪著

傳志類

澠池張先生墓碑

先生諱文林姓張氏少則慨然以道自任不肯爲俗學事州縣簿書幾三十年非其好也然自里居教授以至臨民蒞政之間凡發一言理一事勤勤懇懇周詳慎至務盡其心乃已及任監司年已老矣其苦志克己如秀才時終不敢以自放蓋其學以天理爲主而反躬實踐官稍貴學道愈篤斯時人士乘亂隙盜利權殺人劫功者名位往往出其上獨抑不得施守死不變曰吾道固如是而號知之者類外以長者敬之實迂其道以爲非

時所宜也終焉而已矣先世居澠池曾祖曰耀祖曰如
乾父曰守己高行不仕娶陳氏舉道光十一年鄉試大
挑知縣次山東咸豐初年粵寇起將北巡撫李公億以
兵駐兗州令屬吏陳策先生倡于眾曰今一統之世大
臣宜遠計先天下公壯其言于是自兗州越江南境趨
河禦之十一年天子詔戶部侍郎杜翻練民兵于其
鄉至則拔各郡縣士耆之悍者領保甲長民盡輸錢于
長備軍需田廢催科無出長恃勢因民以抗官忿上變
置諸法當是時先生以同知攝曹州府事屬縣亦以變
請兵先生曰嗟乎此粵寇所以起數十年破數行省千
百城殺億萬無辜之人至于今未已也吾廉之即變誅

其魁足矣何兵爲有罪知府坐之立馳諭變者曹州府知府張文林按汝境乘一馬車役十餘人手鞭從道遇變者刀而出望見先生車刀墜地先生曰進皆膝而進下車一一指之曰汝等罪也當死變者齊應聲震數里半頃曰悔否皆悔又高言曰天不罪悔過之人今天子仁同天知府請汝命再知府不汝活也起皆起初襄治行省獄屢平反忤上官執愈堅嘗謂獄詞始最重觀所反知不能反者多民私販鹽率以盜論曰此無生者也示懲而已軍中欲誅竊賊曰盍屬州縣官獲一兵言隸某軍僉詐之將刑曰盍詢諸先生貌厚而氣完言直而行毅尊賢敬老汲引後進如不及官中未嘗去書晚

年學易匯漢以來疏易家爲節錄取經史百家言天理者附李延平隨處體驗天理一語若干卷同治七年八月甲子卒前一日書報同歲生黃君來麟數百言大抵以死不聞道爲恨年六十八凡爲泗水汶上泰安鄒滕諸縣官至道員權濟東泰武臨道滕人請祀名宦祠子朝瑋靜樂縣知縣某年月日葬于濟南千佛山之阡銘曰

庸世以雜學而獨嚴于身翦亂以重法而獨寬于民烏
虐古之人

保山吳先生墓表

同治十二年冬家琪自里罷鄉試來濟南父執保山吳

先生過舍字而教之曰天根科第有命也既業之力必得不然不如決棄之求古之學子年不小矣家琪敬諾明日謁先生先生氈巾方履出自上坐論古經義滔滔千萬言大抵剗解獨見精核詳明窺其意漢宋諸儒蔑如也越數日聞將官章邱又數日聞先生病會弔喪城西客有道先生死者疾而趨至客館其妻子未在一弟殮之方聞先生言時意欲自此棄舊業從先生求所謂古之學於戲已矣豈學亦有命邪嘗客壽光觀先生聽訟有從子與叔父爭產者先生前從子而問之曰叔父之父女何人曰祖也叔父之兄女何人曰父也先生色然厲聲曰不有女叔父是不有女父不有女祖女爲子

孫不有祖父何以爲人吾治文縣有年矣尙有無祖父之民何以爲官吾去喟而起從子泣請罪願悉讓歸叔父其叔父亦泣弗受先生復坐笑曰吾良民也令其族人卽堂上析之謹舞去先是治肥城粵寇北侵先大父攜家琪來避地見一老嫗抱襁中兒入縣齋人言兒爲冠縣知縣闔家殉節傳君之孤其乳母給賊爲己子負而走數百里投父友者也及至壽光先生教之同其子出拜幾七尺長矣後數年與先生子炯同列順天榜於戲脫孤兒于百萬豺虎之中以奔其友乳母之力已竭義已盡矣其友不能收恤或教之有得其道卒何所藉以成名先生之教孤兒弟恐負死友默默者並報之于

其子不相後先同舉一歲夫人亦疆爲善而已矣所值
不偶或未至時而流俗動咎天道若報施彰彰如此則
又何說先生諱樹聲字曉亭晚年得一周鼎自號曰鼎
堂舉道光二十四年鄉試四充山東鄉試同考官卒年
五十有八光緒四年繼配劉卒明年炯遂合葬于肥城
從先生志也先生少爲辭章壯詒經主聲音文字之學
至老不倦所著書曰鼎堂七種六書微卷帙最多其已
刊者詩小學歌麻古韻考而已外有說經說史金石諸
編死前數日所論四書小學未成家琪謂 本朝經學
卓絕千古乾隆中尤盛今江戴段王諸家之學軒天地
矣而先生獨砭砭于兵燹簿書之餘死無知其書者雖

聞緒論如家琪亦未嘗從而卒業焉豈非所謂命與
登州府同知紀先生墓表

獻縣紀先生諱煥迴字晦安太子少保文達公從曾孫
也十二世祖天申以歲飢賑粟萬餘石詔贈光祿大夫
父樹森敘州知府爲人抗直尙志節權貴不爲下而恤
民愛士慎刑獄出入罪尤反覆與屬吏爭累著公牘數
百帙先生少傳父學以民物爲己任砥礪獨行所不爲
利害不能奪雖困不悔好讀史服膺先儒名臣書故倣
儼明大計遇事敢言逆策成敗多奇中廣衆中獨舉觴
論往古國家吏疵民病引大體慷慨義形于色聞者咋
舌或逸去堅坐抗論自若由是官愈滯以丞佐死道光

二十年舉鄉試咸豐三年粵寇北侵倡捐燼餘助軍食
亡何以直隸州州同待次山東當是時天下承平久兵
制廢弛令各郡縣練土兵自衛其敝也脅眾抗官流爲
盜賊先生居鄉豫思其患著私議及至山東變果值奏
記大府大府一日懸令四城門類采其議而法過當先
生見之曰噫州縣官將殺人矣又著酷吏論辭甚痛鉅
佐濟甯南陽湖有布賈舟風敗漂至岸或取布知州獲
七人將置之理先生曰貧民取無主物非盜比無死法
以是坐一人同治四年僧忠親王死事曾李諸督師合
駐兵騎闌入城叱之出先是居民夜數驚會上元知州
豫令張燈火嬉諸軍聞之愀然曰惡是召亂也投袂憤

起步城內外見示帖裂立盡謁曾文正公于軍府弁尼
門先生肘橫揮手版高舉奔而大呼曰濟甯州州同紀
煥迴請見突及寢公倒屣逆且稱于衆曰古所謂強項
令紀君近之矣公有疾值 萬壽節知州將奉 萬歲
牌卽營次拜之力爭弗聽獨禮于 行宮廵撫丁文誠
公奏誅太監安得海將及輿夫君獨曰彼何罪哉卽罪
當末減不從輿夫逮至濟南市相哭曰今得紀君言死
無恨迄事平擢同知加運同銜踰六年任登州又六年
卒初居行省久負逋數廉郡縣無瞻徇所至汰陋規其
胥吏屬官非大違法置不問曰吾刻躬斯可矣士有一
技善必爲揚譽薦上官有司或困之曰此國家元氣也

推辱可乎嘗憂河患謂當偕知方略士相形勢詢居民
得所以受病之原參用古法行之可恃數十年徇眾益
禍不爲也後大府治河人爭爲用獨辭卒爲光緒四年
四月癸未配戈恭人後一月己未亦卒春秋六十有一
喪中衰麻不能具子孫皆紙冠及殯諸生會弔數百人
子堪第堪沛先生爲文法蘇氏論其學與程子同源子
聖人遂悟子張亦具孔子之一體憶及孟子書益信已
說卒之頃喃喃惟論海疆事蓋君至官西諸國通和抗
禮監司獨不答一刺又著防邊議故死弗去懷云

宜良嚴先生墓志銘

人生契合之故豈有常哉曠百世相感以心況同時乎

然世之不相知名者多矣從嘗與游之久聞行概緒論
居或遼遠無由見之也思得間一至居之地實其所聞
者踰時弗克往往而原上之柏已拱矣于是酌其墓弔
以詩謫傷老輩之去人何遽獨立躑躅已耳第流風被
邦之士殘紙斷句得之風塵反覆吟哦以想像其時不
覺神志奪而聲氣聯立遇諸几席之間此其相感之心
有不期然而然者如予與宜良嚴先生庶幾于此也已
先生諱廷中字秋楂明恭肅公裔甘肅布政使烺次子
也曾祖端縣學生祖民欽候選知縣皆以布政公貴吳
縣顧通政蒞以侍讀督學雲南奇先生首拔之游京師
知于歛縣鮑侍郎桂星先生少負才氣隨宦江山名勝

地無一日不以文酒聲妓招游客餽寒素不少惜布政
公歿乃落拓無聊以資丞山東萊陽分防姜山居數年
引疾渡江淮而南年甫四十也武進湯貞愍公以武臣
能詩畫築園江甯訪焉復與王承恩寺僧定志交旋至
揚州倡風雅拈春草詩和者百餘家方春秋佳日草笠
白袷衣出游平山堂天甯寺玉鉤斜舊址士女擁觀塞
路相語曰春草王人來也輒攜榼具酒茗餉之薄暮廼
去亡何再丞萊陽秩滿以例推升兩淮鹽經歷是時江
甯陷于寇貞愍殉節定志歿先生衰老喟然曰吾不復
南矣同治三年九月乙丑卒春秋七十始娶盛次李皆
封孺人子三仕道縣學生爲兄廷正後仕遠知縣仕達

國學生孫四人仕道以十三年二月戊戌權葬于萊陽
西郊詩清穎婉麗擅長詞曲雖爲末吏能得民七攝知
縣不卒遷初去萊陽適歲飢檢筭得白金千斤曰幸俸
餘此吾不可以一錢行也悉出賑之尤愛士特重吾師
芷廷王編修家琪嘗客都師爲誦先生句先生又以新
柳詩達濟南雖然亦烏知夫十餘年後酌其墓而追弔
者心之相感至于此哉著有紅蕉吟館詩麝塵詞藥欄
詩話紅豆箱秋聲譜哀江南諸曲共若干卷外啟事一
卷其友高密單爲鑑無錫朱蔭培皆有傳泰州宮本昂
碑其墓予以聞于師者志之並系銘曰

何名之遠而仕之微也奚戀于此而不歸也其將留海

上之餘徽也

翰林院編修王先生墓志銘

先生姓王氏諱蘭昇字芷庭萊陽人爲諸生見知于宜
良嚴秋楂高密單伯平二先生嚴丞姜山以詩名單訓
導棲霞以儒者學兼訓詁文章爲教先生皆師事之咸
豐十一年充拔貢生應朝考適家琪侍先大父客通
州延先生授舉業先生爲陳二先生之學家琪于是有
志于古矣同治元年家琪充順天副榜貢生二年以大
父喪至濟南值寇亂奉母貧居亡何母又歿鬱鬱不自
得遂棄舉業招寒生下吏酒食聲妓嘯傲湖山作爲詞
賦于是有浮名一日詣先生先生深贖大息曰吾不圖